佩玉齋類藁

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佩玉齋類稿

序

元　楊翮　撰

[illegible]學諭序

記曰粵無鎛燕無[illegible]秦無廬胡無弓車然而求是

物[illegible]無也夫人而能為之也

[illegible]夫人之所能哉往年南陵

翰林院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31927

羅季端教錢唐未幾而其兄與可教新城今與可之嗣執夫祗省檄之光華往弋陽之上邑于是羅氏之門仕于邑校者三人矣余見季端之于錢唐也策力修治篤意訓淑人莫不嘉其勤且其周旋有度上下以和蓋材之時者焉與可之于新城也執謙冲虛蓄德宏深人莫能窺其量且其學博而識質愨且文蓋器之良者焉是固所以為能充其任者也執夫承尊父之矩度恢其器于有容襲季父之通敏達其材于有合其有不能充於

其任乎夫莫難乎為師也至于羅氏之門夫人而能為之則羅氏者殆非士大夫之粵燕秦胡也哉惟羅氏之子弟濟濟翼翼郁然可觀踵執夫而為教官宜有未艾進而郡庠之陞胄監之拜者將不相望于異日耶執夫之行也宜之文儒雋賢莫不多其濟美榮其遹邁是以雄詞畢陳雅歌迭唱發中和于金石合節奏于律呂及其彙稡篇什充溢編簡咸以余為傳子夏之學者請著其端遂撰為序引如右

送張元弼序

士大夫將去其鄉仕于遠方則君子不能無離曠之懷趯然于中而不可已者于是焉慷慨歌呼以申其致而古者朋友之道因以顯白于當時若夫諷詠之辭比興之義皆視其作者之所能而所為作者之人品才美繫焉宣城張元弼受檄行省分教于建德之淳安戒途有日其友魏然明合吾鄮之雋彥為詩以道其行既又編次成帙虛其右簡而屬余序余惟崧高烝民之詩尹吉

甫之誦申伯樊侯者也今諸君子遵用古道追配吉甫于元弼之行也陳禮樂之光華聞俎豆之徽懿雅正之音發于金石藻翰之輝爛乎雲錦由是而淳安山水之秀人物之傑播之句律載在篇牘無遺美焉況乎温柔敦厚之風交倡迭應或頌或規深有合于詩人之意觀于斯者元弼之人品才美槩可知已元弼秉中和之粹德内衷其直褆躬其謙接其容者可以信其言聽其言者可以識其志守是道而仕于時將無遠而弗達頃嘗

識教分水有稱其邦聲聞之通于淳安者素矣是行也固無待于詩而重諸君子之詩亦無藉于余言者獨然明誼好之篤固將以暴元弼之名譽而釋諸君子離曠之懷也是不可以無述故叙言以列其端用以見交道之古也

送賈伯暉山長序

姑孰之流入于楊子在牛渚磯南其形勝雄以奇其土田沃以豐而據江山之津要則有巨鎮為采石民居數

千與守戍者旁午其賢豪多善積而厚藏其習俗多尊儒而尚義而司風化之本原則有鄉校為采石書院數十年來主教席者更去而踵來其行誼或足以取重當時其問學或足以接迹前修其儀度或足以作矩後進而稱教養之職任則有北方之名士為賈伯暉伯暉以至正元年為山長居頃之士大夫之稱譽其賢者曰始書院之田以畝計才五十有奇伯暉至而請于司憲之官得割郡庠及天門書院餘帑買田以益之數登于舊

有加復能致當塗之宰縣者上言于郡府取三江水利之羨額以養士歲以為常令而門宇奕奕崇飾有嚴學從蓁蓁絃誦無輟皆伯暉之績也伯暉之績夫既顯書而深刻之已江東諸郡亦有為書院之長而其賢若伯暉者乎其為是言者非獨一人而止于是伯暉之名在學官著甚予聞伯暉懷能抱藝翺翔于冑監者有年人之識伯暉者期伯暉于華達久矣然竟以奇窮偃蹇年壯而猶未仕及其故人之貴顯者稍稍在當路欲有以

引用伯暉會南行臺御史移書浙省始得為是官伯暉惟不卑其官而欲小試其所蘊以故能稱其職任而士大夫翕然稱譽之夫以伯暉之才顧何施而不宜今局于位不得肆而其成就已卓卓可覩若此則異時之躋躐崇要偃然有所樹立寧不亦可兾乎伯暉既滿代與之遊者某某設祖帳以餞之屬予書其上為之序

送陳希賢贛州學正序

吾鄉有質直之士曰陳希賢居中山讀書事親不求聞

于時前年南臺御史合薦之江西行省用以為贛州路儒學正行有日其與之游者咸曰行者必以贐豈獨貨財之為禮哉蓋君子之相愛以言于是乎有贈言之義今其可以無言耶希賢以一介寒素受知御史遂用校官起家視夫凡為校官者傑然而出其上則御史為知人繼自今其毋戾所守以期無負御史之知是誠不可不為希賢告又曰希賢學古之道清修而遠俗務乎內不以飾乎外求乎已不以徇乎人其為人信賢已使若

果于忘世誰得而移之今既出而仕其亦達夫時之所同而毋執乎已之所獨乎是固敦本信道者之所不樂為而今世之所不能不然者是亦不可不為希賢告既又相與謀曰士之游宦于遠方則朋友之誼必思所以暴其聲譽而先之不使夫稱望之或鬱乎彼也于是乎有作誦之舉而况徃徂乎文物之地從事乎庠序之間不有以導揚之懼其無以為之前聞也蓋雖文采之外見才美之素彰者或涉乎數千里之地猶不能使其名

一日而振耀于人則夫志識之有在悃愊而不華若希賢者非卓識之君子疇知之斯尚賢者之所宜拳拳也是則不可不為章貢之士大夫告遂授簡于膈俾為之辭惟希賢之方冠嘗受業于先君子矣弗容讓用悉書其語而叙之以為序

贈明道書院權山長湯子逸序

至元六年上元教官湯子逸攝長明道書院明年郡士房德卿用御史舉茂材受檄行省實代之子逸既解去

鄉先生執長御天台丁仲容西蜀程彥魯弟子師古克家方宗唯程立心李元中暨掌學官之出納者耿純仁會堂上相與言曰自吾子逸之懾長于斯也夙夜刻厲以圖稱塞職事修堂廡作儲室治閣道朔望始集諸生堂上誦說先王之道前日之廢者舉怠者勤昧者昭學士大夫亡不說喜以為庶幾獲見牧養之意今而絃誦相間庾有餘粟凡所以臻此者皆子逸之壓也吾鄉之士其容可忘諸具以告德卿德卿曰善乎諸公之言昔

之來踐茲席者余不能知余所知固無如子逸子逸與
余蓋厚鄉也徒愛子逸今而乃知子逸賢誰能為子逸
論次者書之乎上元楊翮因為之叙曰子逸宣城人少
從宣城名師游嘗治詩義為科舉業尤能操翰墨工詞
章已而由庠序發身教上元上元屬江左名郡御史大
夫開府郡中比時教官多録録下材不為人所稱道獨
子逸明當世之務動止言默皆中繩矩所交游又一時
豪儁長者日從事文雅德誼見之者亡問公卿貴人皆

尊禮為上客以故通郡中咸多之至上元歲餘名稱籍甚會書院闕長上官因藉以攝事子逸以其全能興起墜獘又施其餘理所主校室煥然相望較之曩昔未嘗有也如子逸得致位通顯真不負所學者哉夫旌絶行者不遺小善録茂績者不没微勞況子逸畢志篤意有功于學官甚著士大夫蒙其實而軼其聞非所以表賢能厲功伐也其如嗣子逸為之者何勸謹書其事藏之學官歸其副子逸為士大夫報

送于清叔序

據江左之會而為大藩山之自吳奔來者擁其背至自楚者復踴躍而前迎南有牛首之奇北有覆舟之勝秀蟠雄踞之勢于是焉融水則有清溪秦淮渟涵演迤鍾其美而通其氣蓄而汪洋流而疏達其外大江周迴引而東鶩環封數百里廣衍曠夷無溪壑汙萊嶄崿險絶沮洳卑下之地故其人率皆恢豁宏偉無鄙陋之俗下至里衖閭黨小夫細氓亦皆誦詩書而談禮樂其于貴

隆富謚震耀世俗者恒視之藐如曾不芥蔕此吾鄉之
爲邦所由甲乎江左而才學之士多出其間爲天下所
稱道者也前代以來搢紳衣冠之産兹土者奕乎其不
可述已近世鴻儒偉人其典型譽望爲後生小子耳目
之所及知者每相望而後先若夫齊民之英髦士之秀
亹亹焉曷能勝計哉余自童丱從先生長者游觀其時
人材之多可謂盛矣及侍家君行四方久之而歸則吾
鄉彬彬之風日益以盛余所景慕而不敢儕者數君子

焉于清叔其一也清叔溫厚博雅所從得名師其詩與
文皆以淳能炳然以才學著時之名公貴卿比比稱道
之謂其德業之茂將未可量也今方以省檄録學鎮江
人皆悒然以為未足以稱其器噫人材以地而盛其鄉
多賢則士大夫之屈大以為小者勢使之然已夫以學
校之畀官散秩而自吾鄉為之者乃清叔焉顧不足以
為吾鄉重乎余於清叔之行所為歷叙夫山川風俗之
美以及人物之盛者蓋將使夫人之因清叔也知吾鄉

之士為獨多也

送陳潤民教諭序

予頃因察伋氏識東原陳澤民澤民自其先君子宦游居金陵久之澤民稍出試吏弗合于時即棄歸自是絶意榮勢獨淡然與其季處東郭友愛無間言予因心敬澤民而雅知其季賢又十餘年始識其季于諸海氏季子尤恂恂退讓有君子之風起家學官教晉陵以憂去居數年不調不自以為淹或謂陳氏塵中州向使季子

不為儒師自其少時即能若他人在金陵者以刀筆給事臺府積年勞當署列憲史貴顯可指俟季子既志在禄仕不比之圖顧乃褒衣博帶託身庠序之間取升斗自給以糜歲月將與人異情乎予曰不然師道尊史人役也由師道視人役可不較而明季子之舍彼取此殆以用書佐補文甚下故薄之不為而寧以儒進且地方百里偃然為人師豈他官比哉季子之處此審矣人于是知賢季子今季子受調教廣信屬邑玉山知季子者

皆歌詩送季子行予因著送季子序明所為為季子作詩之由季子字潤民曰季子何賢之也噫人之觀于季子猶見其伯子矣

送于遵道之吳門序

昔吾夫子周游天下其徒多至三千人以文學名科者唯言氏卜氏二子而已世之君子潛心乎載籍悉意乎討論于經典以求其道于史志以考其事于百家傳記以博其言固足以挈其樞要而觀其會通矣然能倜然

與游夏並稱者益寡焉何哉文學之事蓋不可力而能
苟得以專其名者非偶然也夫粲乎其有章者言之所
由纘也畝乎其有徵者事之所由叙也秩乎其有原者
道之所由載也文學之所繫其重如此而君子以身任
之顧不亦可尚乎史稱言氏吳人今去之雖久其遺風
餘教在吳邦當猶有存者矣吾鄉于遵道自幼從名師
嘗有志于文學吾鄉固多士獲與之齒者殆不數人蚤
以學官起家今將往職吳校遵道其能與吳之賢人君

予求言氏之傳而明之乎遵道之行也士大夫皆作詩以為之道予固以文學之事望之故叙于其首

送陳子恭山長任顏魯公書院序

近世庠序徧天下郡縣而有天下者猶以為未廣往往因夫昔賢前哲卓然有以垂世立教者閒即其鄉若所嘗至之地為樹祠列之學官置師弟子員使各推明其道其欲有裨于治化者計慮深遠矣故凡是學之主是人而立也為之師者必本其人之道以教為之徒者必

宗其人之道以學于其心術之微事業之著言論操履
之實其可以不之考乎祊河之上唐太師顏魯公之故
居與丘墓相望比者公卿上言請立書院于費祠魯公
朝廷從其請署山長一人至正四年長廣陳子恭以嘗
登名于禮部得為山長蓋魯公書院之有山長至子恭
才四人其一人甫至官即以故去而未嘗至官者又一
人焉學于是者得其傳于師為未久于魯公之道宜或
未及講求而盡其詳子恭之責亦重矣惟魯公之在唐

朝歴忤大姦且能撓大盜之勢使之不能直闖潼關終
為姦相所陷以不屈于叛將而死其忠烈甚著公之道
實殺身以成仁要皆出于聖人所謂仁者之勇子恭夙
承名師之教用能養其直方之氣而充其正大之心於
公之道其殆能知之已今將言邁于費適自昇始學士
大夫之在昇與子恭友者二十有三人皆能詩君子凡
由昇而費所歴之地二十有三人者皆能即詩以道之
若夫推明魯公之道以教其人則在子恭矣予誠有望

于子恭也故序

送屠彥德教諭序

至正元年復鄉舉里選之制明年大比天下多士春官上其名天子親策焉第其等而官之又明年用監察御史言取貢士下第于春官者用之為校官復以貢額未廣而天下之材或遺也始自今更定名數于貢額之外取以補校官之末等秩視下第者益讓焉著為令于是南士之額在江浙省與貢者廿有八人而以遺材取者

又十有六人四年暨陽屠君彥德在十有六人之中遂為校官于歙學知彥德者皆為彥德喜以為彥德雖不獲薦名于春官而猶半得以遺材致身于校官也彥德之在歙能于其職以故通郡中無不敬禮之于校官之名實無少媿視他塗而為校官者偃然而有以尚之嗟乎以彥德之賢而才教一邑使天下之校官皆若而人顧不足為吾道重哉今其文藝日登譽聞日著安知其異日不能奉大對于明廷魁多士于天下然則一邑之

校官不足為彥德喜幸予獨以校官之取于此塗者為得人故因彥德之解秩歛學序以告諸世之公卿大夫士且以明御史為知言

佩玉齋類藁卷五

佩玉齋類藁卷六

元　楊翮　撰

序

石履道赴浙東帥府奏差詩序

藩閫受方面之重寄非獨仗節旄籌帷幄者皆國家勲舊之臣朝廷才知之選也至於從事於其閒効奔奏而充任使者亦必皆通敏于事機嫻習於威儀之人故雖

一介乘傳之徵而其名序不輕而重則較然矣蓋自比年來大府之用以交政於四方者得取於公卿大夫之世由是貴遊之子弟多在焉沂陽石履道舉於御史薦於憲司往受辟於淛東帥閫人皆謂履道之先府君劭歷官逮奕葉而光顯諸兄復騰奕仕路頡頏於後先況其舅氏以客卿之位贊幕南臺方赫赫有稱于時履道又其所加愛而獲館甥之盛是宜推致之者衆且有力往其必有合乎余惟履道出乎閥閱之家長乎簪纓之

門識趣之超濡染于聞見意氣之偉劘切於交游蓋世之賢能才俊而達時者也觀其於世故之膠轕官政之紛紜人情之變態叩之而無不知觸之而無不應舉動之間又無不中肯綮而合節奏則所謂通敏而嫻習者非耶爵祿之榮名譽之茂是其所宜蒙雖微所恃挾亦何適而不達全同必其徃而有合也夫從事而以乘傳為職北抵上京南窮百粵皆馬迹之所至固若勞甚然將命而行日馳數百里將可以朝吳越而夕淮楚也亦

足快哉斯履道之行所以趯然於中而有不能已者異時更涉之既久聞見日登交游日廣吾見其起逸乎遐軌凌厲乎亨衢續父兄之業而似其舅氏者幾無難矣於是士大夫皆為詩以壯其行余與之游雅相善宜有以華之而適恨其不文也猥叙言於末簡焉

送趙子祥序

專門之業皆可以世守出乎是而或善之反乎是而或非之不可也宜趙子祥以刑名世其家子祥幼時乃能

奮然秉志從名師推明義理為科舉進士學或涉塗數
百里去家彌年其歷如一日為士者善之年餘二十復
幡然從事池陽郡府為掾曹頗能信其素藴而立聲聞
以憂故家居三年時復理為舊學纉為時文與朋游談
且日號于幼時同門者曰吏可為也盍亦轉而從我乎
吏之為職既微而去就甚輕時而出則我之才可以小
施退而休則猶足以從翰墨而訓蒙惟我為之而樂焉
詩書之効遲固不若法律之功近也余聞而疑之然不

敢非其說子祥之先世既業刑名家意其平日之所講
攻而家庭之所論議者無非刑名之說矣豈子祥之所
聞深者熟而熟者固未易忘歟子祥之尊府君及其諸
父進為時用而出為身榮者皆以刑名振揚一時子祥
之所親見也將利其道以階顯達忍而不能變歟抑亦
患夫仕進之塗不廣而科舉又以有司之不明廢才令
之不擇祿仕者殆所為圖免後時之悔歟在子祥則可
已夫吏識時務而其失深刻少恩儒以道誼自軌而其

失迂濶不切事情令子祥混而一之又無其失葢彬彬乎通達文雅矣即以他人而子祥之從則余見其法律之不精而詩書之易忘一舉而兩失兼矣故在子祥則可非子祥而從子祥之説不能子祥若則奚可令子祥既釋憂從吉復往池陽書以為序

楊季常送行序

四方之士羣萃於一府相與共理官政上下其論議賛畫其謀猷相資以德相尚以義承長官攝屬治又各以

其所長相濟焉出而公則案牘之相須退而私則杯酒之相屬寧不有樂乎此哉其或日積月登一日解謝而去久合者驟攜族處者即曠則亦不能無悒悒于中也余嘗汎觀于時見其能若此者未始不信夫朋友之道亘古而常存見其不若此者則亦未始不嘆其交誼之衰而人情之薄也今茲寓處錢唐而江浙會府史楊季常屬滿當去凡與之同吏是府者莫不咸惜其去而不可留又莫不咸愛其賢而不忍其去謀所以攄其悒悒

之懷且以道其昔者之樂而今者之不能舍與夫異時
之不能無思也遂將聲之為詩颺之為歌顯書昭揭列
之祖帳以華其去而屬余為之辭余惟季常起身儒學
為校官師百里會府籍其村署為曹掾斯固所優為而
不難者況其質容彬彬推學以守正發才以達時是以
施置措舉固不至矯焉而為迂亦莫或靡焉而深文也
今其去而同事之人拳拳焉致其情若此則季常之所
以處朋友者可知已不然則彼將惟遠之不暇惟嫉讐

之不足惟恐其去之之不先取余蓋因季常之去而益信夫朋友之道自未嘗亡得其道則雖狡胥猾吏皆可薰而洽和而謂吏獨無黨者不幾繆乎彼挾巇嶮以中傷夫同列者人亦必以是報之誠何愛乎為此也然則季常之于朋友諸君子之於季常交至矣他日季常與諸君子復解后于仕途又相為頡頏而先後則朋友之樂顧不藹然而益加充然而彌厚乎余喜其然而病夫不然者詩歌之不能詳也序以道之

送袁仲實序

自世降不古有官之君子能盡其職者多弗容於時士大夫遂相率成風而為因循苟且之政寵極乎隆耀則懐禄而保身秩綦乎微下則充位而具員彼食焉而怠其事者皆是也有天下者高拱乎上誰與共理者哉凡今天下穹赫尊貴之人其盡職與否吾不能知竊獨恠夫仕之末獲顯融而沉欝乎下僚者何其媮也其非器能庸鄙無足以自効則必悒悒焉厭夫勞且賤不屑為

其所為吾寧不于袁子仲實而有感耶仲實早以風憲發身歷掾大府已而游宦不登其始與之共事與夫出其後者或騰躡於要途而仲實方且滯身州縣贊惟幄之畫然特喜自振異常倜然以其材辯見之事功確乎其不苟也故所至輒名譽籍籍其在江寧也胥史懾其巖長貳然其信民庶愛其情後之人屢數夫幕客之能者必曰仲實仲實其賢於為吏而揄者遠矣吾聞古有展禽者不卑小官見稱於孟氏是則善學柳下惠者將

在仲實吾寧不於是而有感耶今仲實受調長幕于溫之平陽平陽雖介山海之間仲實之往得賢侯而佐之其政之成不難而易然其俗尚靡靡之音亦能有以導化之使其風日變而趨於雅乎若然則殆幾於古之為吏者已嗟乎吾斯言之迂也將以徵夫為吏而媮者也故於仲實之行以告焉

送胡天祺譯史序

予居集慶鄉里中郡府之掾與予善者為予道譯曹胡

天祺之賢且曰天祺饒産也而通譯言善國書始名在翰林翰林下其名饒府饒府署之為譯曹久之調池陽其來集慶則又自池陽調也初天祺之在二府同事之人與天祺皆雅相好凡吾黨之吏於集慶多自二府調來者與天祺彌相好焉雖弗及同事於昔時而始相與於今玆者亦鮮不與之翕然而相好也及其歲月既盈郡府上其書浙省天祺當受省檄為金穀典司若巡徼之任故吾黨將設祖帳以餞之子盍為之序予聞其言

則慨然曰予雖不識天祺天祺之為人信賢已哉君子之處斯世也莫難乎和又莫難乎久天祺之與衆相好如此其和已乎與之相從於二府者至於今無間言其久已乎夫譯曹既處諸曹之右人所弗平使其復於同事之人傲睨而陰握其利害旁觀而竊議其是非則人之所深疾而弗貫者已況取其去之日而得於彼拳拳若此乎後之為譯曹者監于茲可也然天祺之和且久豈惟於譯曹為宜雖為大官居要塗率是道可也是為

序

送周能之郡曹序

皇慶間天子慨然欲以儒術變天下之俗詔令若曰郡縣之史諸生其有願為者聽於是天下之願為郡縣史者多託名諸生中矣先是歙諸生周能之佐書郡府部使者行部至郡見其精謹使為尉史食廩稍既已在詔令前不可舍去更吏郡縣則循見資日積月陞久之亦為郡府掾已而調番易復自番易調昇其文雅謙巽退

然儒者也予所見郡府掾賓諸生者無若能之然能之始用書佐進不得以諸生起家彼名諸生而為之者又皆庸下不必能如能之可不為之太息乎予所聞能之在歙在番易時任事敏給部使者多愛與之人謂其能及來昇行臺貴官及御史又往往稱借不置其能益著居數歲移倉曹出內尤極平允凡編戶之輸賦若吏卒及鰥獨寡孤之請給者莫不合辭讚譽其所為故能聲日振興蓋偃然一名吏已烏可以諸生目能之哉其終

更郡府上其名行省能之將隨牒補職與之同事者屬予為序以道其行故序之如上

送李復之郡曹調寧國序

新安郡當至大初真定李侯為之守以地弗產綵纈上言者府更其賦以鏹民便之載其德于石既久而父老不能忘常曰吾民猶戴李侯也後三十年餘侯之孫復之用儒生推擇為其郡史又數年調寧國其行也士大夫作詩以送之予時適佐屬邑因言於衆曰我國家承

平夂長天下之彯纓彈冠者縣夫仕途之壅皆不能從容進取如曩時於是乎公卿之胄黽勉焉從事乎吏曹者有之若復之是已夫復之豈固屑乎役役於簿書刀筆者哉亦圖有所就焉耳今法大府之掾多取乎列郡吏曹吏曹得為大府掾者往往立登顯達故凡郡史雖若暫抑乎當時必能大信於異日復之之處此亦圖有所就焉耳況復之生閥閱之家又嘗明習文法而其才足以有為今所調寧國實司憲者開府之地復之於此

守之以廉慎濟之以勤敏上以承憲府之號令下以挈
屬司之綱維將其聲譽奕然一日而自致於清要之階
有不難者茲以往復之之顯達蓋可指誒且其發身適
在其祖之所嘗守郡中異日於其乃祖名位事業殆足
以幾之而無不及乎其兆在是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予於復之乎卜焉衆以予言為然乃書以冠諸
詩之送其行者

贈茅叔志序

一言之譽加於人而欲使夫聞之者莫不因其言而敬之苟非出於大賢君子許與之不輕者則其勢固未可必故惟得譽於大賢君子而後足以取敬於當時言不足以為人重則雖有所譽而或者將弗信焉然則士之聞不聞孰謂不係所托哉予所善茅叔志以篤實有行義稱於鄉予知之而不以言懼夫或者之弗信也雖然信弗信非予之責予將誠言之往年叔志學吏於江東憲司時有為架閣主典吏者屬公委遏行弗及收藏鑰

三日方憶之惶怖而返自謂所亡失必泰甚弗可逃罪畧歸而鑰故在乃叔志為守之連日夜弗去以故得無他其人感之拜且泣而叔志不自以為德也母病且篤禱於神獲愈因舁母詣祠謝顧其棟宇將壓乃謀新之方就營表而歲大饑遂節衣食費不酒肉躬自勞苦以迄於有成既而神居煥然而叔志家獘矣其為人願且果可稱類若是予所言一二不能悉以予所言而推予所不能悉則叔志非所謂篤實有行義者耶今來昇將

行四方求就其所畐顧予之徵陋非可譽人者而獨為
叔志拳拳言之是不以予之徵陋而蔽叔志之宜聞也
兹以往士大夫有未知叔志之為人者其徵諸予言有
未以予言為然者其觀諸叔志噫予之言誠不足以為
人重或者因叔志而信予言也夫

送曹元章之金陵序

士之生乎當世非幸遇夫名德穹貴為之知已援挈而
振異之則雖有雋敏高邁之才輔之以訾算遲之以歲

月濟之以附趨殆亦不能以有達況乎一介寒素出乎
遐方下邑力不足以趣乎會通衢要之地而游於公卿
大夫之間其抱負藴蓄曾弗獲以自見終必浮湛里閭
没世無稱而已烏所望以成其名哉予故深慶夫休寧
曹元章氏之有遭也曹氏在休寧世居縣郭之陰僻遠
廛閧林逸邃清造其廬者可悠然而想見其昔人之風
也元章守詩書之故業其行廉以恪其心恬以夷其儀
術以舒有栖幽樂雅之趣無所慕羨於時若將終身焉

者一旦因故舊之薦而受知于江浙省檢校官李君允謙李君移書永嘉郡守忽侯用是永嘉郡即日辟之為郡史識元章者皆為元章喜夫郡史之禄固微然由郡史而進可階以有達世蓋有力求競逐終老而不得者今元章得之猶取諸寄向非幸遇夫李君其能若是之速且易耶元章居永嘉未數月用便養遷金陵取道過休寧省其家時予適佐是邑與予有斯文之好具為予道李君之知已不容口予既慶元章之遇李君則舉酒

以屬元章曰金陵為江左大郡而行御史臺在焉官於是老宰皆名德穹貴之人以元章之賢往即其人而事焉元章之知已當益加多或援挈而振異之將其超躐騰奮欻焉致其身於光華清峻之塗勢無難者予又慶李君之知元章為不孤也予其識之元章請予為之序予惟金陵予鄉遂為論著元章之為人以告予鄉之士大夫且為言予所見當世進取之士必幸遇夫知已而後庶幾可以成名其不然者予未之聞也

佩玉齋類藁卷六

佩玉齋類藁卷七

元 楊翮 撰

序

贈相地劉梅心序

晉郭景純著葬書寥寥才數百言而其理已顯何其簡而易知耶後世以相地專門至於曾楊之流其說大備而學者乃惑俚師野術或附益已見以蘄通悟學者而

所論浸以蔓延遂幾於漢漫不可極嗚呼又何其多而難盡也故嘗以為龍穴沙水之法雖炳焉其不誣而今之所以求合圖利者其術往往荒唐繆戾於理率背而胡為彼信哉廬陵劉昌茂自號梅心以能相地游金陵凡所與葬後其家貲業必登士大夫有用之者已而仕於時必華顯人或以是多昌茂以其能富貴人也蓋昌茂之術以龍之來為主地善矣而五氣所值有吉有凶則又在乎審順背之宜間數數與余談而余卒不得其

要領然又以為今之世無景純果孰從而質其非是哉去年秋先君子之葬昌茂實北焉既卒事人皆以為宜余於是始克慉然信之曰是其能必精已乎今來告余以將行四方售其術求余言以達之噫以余言之陋又何足以達昌茂哉欲已乎言耶是蔽昌茂之能也而烏乎已乎言遂為之序引如上

贈相者潘碧山序

古之善相人者惟其術之憑而揣摩臆度之見一無所

與於人之達嗇壽夭吉凶禍福望之而即知言之而無隱不計其今而取必於異日故其驗如神余行四方求其能若此者何寥乎其不或見也凡名以相術自售之徒率皆低昂遷就以斮合人意幸而一中則人必大驚異以為其術之精否則亦於人無忤計固巧矣然於其術且不能自信又烏足言茍世之學是術者讀唐許之書篤信而守之摯以言人當無不驗而何事於揣摩臆度之見乎今若齊安之游與相者遇於逆旅其言特灑

灑可聽或稱其處已接物尤直且介來求相者設有隱惡必盡言弗諱寧不得錢非其人即不與言強要之不得已則言訖竟去與之錢寧不取觀其人誠若然者嗚呼天下之人皆資其業以為食其不没没於利者寡也今以術自售而不貴苟得如此必於其術能自信無疑已彼出於其術之外以僥倖焉者寧不愧斯人也哉寧不愧斯人也哉他日有以善相名東南姓潘氏號碧山者即與余遇者也

贈中山王處士序

雲雷風雨之功用造物之所以神其機者也彼或呼吸而來之若取諸左右此其術何哉是殆不可以理詰者故余嘗疑而不信今年夏來齊安屬連月不雨農病之長沙王真常為其郡人徃諸于黄岡之方廣僧舍始受言則曰三日當雨明日而行詰朝而蕆事壇而雨大足噫是亦異已余求其人而問焉且説以為吾以一身之陰陽合天地之陰陽爾無他法也非所謂吾之氣順則

天地之氣亦順者耶此吾儒學問之極功彼其所能者將不異此耶余觀其人精堅純恪有似於道其與造物侔者則所傳秘甚而余不能知也其友吳景尹請為之序以信其術故書

贈邵思善序

古之君子其得於天者既已發而為言語文章事業或又因其餘力縱觀乎天地之間烟雲月露風雨晦明之變山川人物宮室草木鳥獸之形用以陶冩其性情而

默寓夫喜怒休戚儆規諷勸諫誡之意蓋有不勝其妙者故畫之絶品第之為神若夫一專于是而大者之弗立殆亦不足稱已故古今之畫其可傳者必多出於當時號為賢達尊顯其言語文章事業素有以厭服人人之望而後天下後世見其所為畫皆爭致而珍藏之以為希世寶玩至傳之子孫而不窮蓋其可貴重者有在也吳興唐侯子華父以儒名江左其畫為人所貴重及來宰休寧門生郘思善得以筆墨給事左右生嘗嗜畫

學之有年既獲親承侯所指授其畫遂大進幾能與侯所為相埒莫可辨於是時之鴻儒瑰士稍稍譽其能間為詩以張之而思善亦頗色喜求予為之序予惟畫之為科目至多而譜具載焉凡工其藝者率近似之然往往不足貴重思善其亦知侯之畫所以為可貴重者乎蓋其言語文章事業卓卓著見於時是則大者已立矣識其人者既愛其人必求其畫慕之者得見其畫猶見其人焉意不徒在於畫也思善而能集道義以達其言

語博問學以美其文章廣見聞以充其事業則其書將可貴重而自名家不然是以其得於大者小用之烏足以企徠之萬一哉既爲思善言用書以爲序

佩玉齋類藁卷七

佩玉齋類藁卷八

元 楊翮 撰

序

上巳日燕飲詩序

凡得於游衍之適者皆樂也而有脩不備焉晉永和蘭亭之會自昔以為美談或圖而傳之至于今不衰是豈獨以其書耶蓋余嘗觀會稽志乃知當時之集者四十

有一人皆一世之選斯固能攬其勝合其美而暢其和矣歲戊辰以暮春之三日從錢塘之士來燕於湖濱莫氏之新堂悅風日之恬舒適心體之曠閒來會之人復彥且嘉思有以全其樂也於是位以齒從無別崇卑酒以令行罔閒踈暱鄭衛之樂不設雅頌之辭代舉官府之政靡言林壑之談交應威儀孔度俶無擾譁乃有銅壺箬矢處其極之右偏能者投之不議賞罰或中焉或否焉揚揚然于于然志意衍舒氣康以寧無勝負之心

也已而讙甚分韻為詩皆若有慊焉夫固有日有千金
而遊茲湖者鮮不挾貴驕以矜顯負紛奢以侈豪揚華
舟列妓童冶麗之觀靡曼之音雜然而前陳皆足以蠱
其樂矣顧其人何如耶今茲却絲竹而樂寓遺世俗而
禮存覽時序之昭融洽主賓之忻愉真足以踵芳昔賢
作矩後人庶幾乎樂之備者詩成予序其首詩曰閒居
勝芳春況乃修禊時群賢畢傾蓋招宴酬素期華館挹
奇觀嘉席延多儀蘭芬揚光風藻色涵晴猗末座聆高

詼雅抱攄遐思雖微絲與竹清興良足怡晝舸翳中沚
緐聲流四涯俗情豈無樂斯意非所知千載一勝賞繼
此當復誰達者解其會浩飲寧須辭

侯氏二子名字序

五金之適於用爲削爲殺夫爲劍爲鍾爲量爲鎛至於
能剛也而爲鉞能勝其重也而爲鉉豈必皆具性之宜
哉登除之調適之鎔鑠而淬礪之工人之力居多矣金
之性有燥有濕有精有掮非夫工人之力斯不能以成

其器故金有六齊焉則所以使之適於用也蓋難矣君子之教何獨不然揆其心初未嘗不欲夫全才而成之也然而學者之氣質有偏則求所以變化之者不易裁其過輔其所不及矯其失而約之中柔者強之薄者敦之豈君子之得已哉余友侯廷美之子溥而不鑿其失也弱以魯則名以鉞而字之曰伯剛其季之子敏而有為而其失也剽以躁則名以鉉而字之曰叔重循名考實若逆置而錯施者是非即其氣質之偏而求所以變

化之乎夫弱以魯者宜乎其不能以剛剽以躁者宜乎其不能以勝重惟不求多於其所自能而恒勉其所不能然後足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充其能矣是則二子之所宜知也徒以守之決以行之非鉞之事乎發巳以操之盡力以舉之非鉉之事乎他日人將以定天下之至疑齊萬物之不平望乎鉞而衆人之所莫能君子之所當任者亦將於鉉乎責之矣二子其自以夫名若字勖乎哉苟其缺折鈍挫敗其鉞之所長顛墜委頓以廢其

鉉之職則非特金之罪將亦貽工人之羞焉雖然鉞也鉉也器也器不可以相通也人不能以相通而謂之成人不可也為二子者固宜思所以副其名而亦勿徒止於其所名也哉

卞宜之四詠倡和序

昔昌黎韓子序盛山十二詩侈為美談豈非以其倡者有抗雲出塵之風屬而和者又皆一時之選歟以余觀之當時諸賢雖不偕會於京師亦未必不為後世所稱

道蓋君子之所尚者固有在也江東憲府之行人卞君
宜之寓陵陽樂其山川之美也及觀游之暇作詩四章
曰疊嶂樓曰響山曰昭亭曰書堂其爲辭宏麗華妙與
騷人墨客倫較律度於錙銖豪釐之内殆將追配於古
之作者而與之儷故凡吾郡之士亦皆屬而和之若劉
有之之風騷吴起季之典雅王子山之清新吴子彦之
嚴潤胡成之之奇葩胡生之步驟其有劣於盛山諸賢
之萬一者乎使異時之會合果猶夫盛山諸賢之遇殆

亦偶然爾卞君淮陰之故家嘗從事於浙東憲府矣其詠詶金華賓婺之勝蓋必有連篇累什傳誦於四方而膾炙於羣口者惜余未之見也若夫陵陽四詩則一時之人莫不俱讚其芳咸踵其躅雖以余之不敏亦不能無述焉嗚呼余固慶夫陵陽之有遺當無愧於盛山矣

上元楊翮謹識

惠塘詩序

自伐木廢而朋友之道缺名縉紳列衣冠者所與共不

過錐刀毫末已或悉謀畢力角鶩競馳蘄盡取乃已視人之有弗有弗暇顧甚則挾深恣强肆其吞噬之志兼人之有而并有焉蓋雖父子兄弟之間恒多爾者而况謂之朋友者乎余於是深有取于惠塘之事也初南陵羅執夫與魏彥明游以學問相尚為深交樂彥明之賢也則與之講切道義參稽古今更相裨潤以成其業既而知彥明之貧也遂以腴田之在惠塘者假之蓋為畆之十者七宣人士聞而異之皆為詩以道其事所以美

執夫之難能而侈彥明之得於人者不少概見於今也嗚呼余於惠塘之事深有感已世稱朋友者疇不曰管仲鮑叔觀其分財一事管仲之自與雖多亦取其所宜有者鮑叔惟能不較爾使鮑叔能割已有以畀仲則遷史之所以論著褒賛者宜不止傳之所稱而後人稱之又當何如耶有馬者借人乘之蓋雖仲尼之世猶嘆其今亡惠塘之事寧不翅千百於馬耶余於是深有感已一撮之土一區之地亘天地古今而終不毀不泐不變

滅不澌盡然有之者率不能以數傳未嘗有世守歷年千百者吾每見豪家巨室連阡陌跨州邑莫不視以爲真已有也及後世肖弱勢微則或鬻於富強没於公上敓於横權寸土尺地一皆喪蕩而無餘當其時思欲挈以與人而不可得故達者視之曾不以之芥蔕執夫所能將有類夫達者施之彦明固非其所甚難然其事足以警貪而激義令而後爲朋友者亦將有所感矣彼聞之而不愧不勸者獨何人哉獨何人哉

秦淮棹歌序

今天下承平日久學士大夫頌詠休明而陶寫情性者皆足以追襲盛唐之風由皇慶延祐迄于天歷奎章之間鸞臺鳳閣之者英碩彦倡于朝廷而風於四方之詩蓋駸駸乎大歷貞元之盛矣時則有作者猝所為詩若干首成帙目之曰秦淮擢歌元統二年冬予始得而誦之乃述其事以為序引夫古之達人畸士必有所託以寓其音南山白石之意遠矣至於榜枻越人之所藴亦

必于攤檝乎是託豈音之所寓固宜有在耶沓余東卿居秦淮之上而其詩皆以櫂歌目之是殆所託者櫂也將其凌清風之朝乘明月之夕時偃息乎舟中而扣舷以適其所適幾所謂擊空明而遡流光者乎使或聞其節奏而識其懷思蓋必有心會而神孚者雖越人之風曷以尚茲然東卿之居秦淮也燕處軒宇身不接乎帆槳躭嗜圖史跡弗由乎漁釣其詩而謂之櫂歌秖寓言爾因嘗摘其宏麗之章鏗鍧之調諧以律呂之正發其

絲竹之和則震厲而充越與夫[illegible]矟前導者盡宜更其號曰承平鼓吹曲自今始

東坡事蹟序

古之君子得志不以為榮不得志不以為辱者蓋有之矣若夫充其所養雖在於困厄流離之中而未始不超然以適則余於東坡先生見之先生之謫齊安也適為守吳與夫奪其山水之善地而投之江淮之陋邦自非達者而當其時能不悒悒於懷者殆寡況能有所適乎

先生方且築雪堂於東坡之下盤礴優游若將老焉終其身自號東坡豈真有樂乎此耶至是而先生之所養可知已世遠物移至齊安者求先生之餘蹤遐致而是邦之人皆不能言之可不為之太息乎至元四年上黨牛侯濟民來為郡判官廉潔有為得參佐之道其明年郡以無事乃慨然追思前賢之遺蹟始得雪堂思賢寺為古定惠先生之像在焉遂割已禄益以勸導為之修門觀以肅嚮趨又得東坡事蹟於寺主僧明上人則大

喜觀其書成於吳武子武子字某光山人其曰東坡事蹟者特著先生初謫至其還臨汝時事先生之所由稱東坡者實在乎此侯既俾臨川吳景尹校其誤訛因顯書而深刻焉以傳于世時明上人方取赤壁二賦使予書以隷古刻於嘯軒於是先生之適乎齊安者交顯而並彰千載而下慕先生之為人者觀於是而興起焉其不有無所適而不適者乎

王子山詩序

子山子游少陵之野而躋西崐之絶麓長哦短吟不知其天也不知其地也知天地亦吾一物一觸乎物則又見其無非詩者而不見物也方將大其大神其神恍惚其變化以幾於不可能行遇佩玉之人而語之曰吾之詩至矣妙矣無以復尚矣吾能使天地非天地而歸吾之一物物非物而歸吾之詩其亦樂聞之乎佩玉之人拂然而不樂曰吾方誦子之知道今則不也古之有道之士默乎聲晦乎文運乎不測之化以肩乎至人夫至

人者言且不可得聞而況詩乎吾固洞觀乎子之能矣子之芥天地於一物眇一物於無何有之庭故所遇無非為子之詩者是殆知詩之詩而不知非詩之詩者也知非詩之詩而後知詩之非詩子獨不見夫泉溜之與東海乎喧豗蕩潏之餘而鹿角之弗容彼之漢漢漫漫無聲無容而巨鱗衆錯之所畢會也辟之飄風之與元氣然此不言之妙也雖然不言之妙亦必待言而傳是必有隣於無言者而後詩可言也子之詩蓋隣於無言

矣故吾語子以天全他日將必有振大音之爾雅者非子也夫非子也夫子山子於是懸解而去

雷鍾小藁序

嘗觀孔子之稱宓子賤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因切念聖人之言何為如是其周且盡也夫美其人而歸諸其所本此固君子長者之道然人之學而有成也必皆出於觀感漸靡之所致未有無所本而能自立者孰謂子賤之賢而不由於魯之多君子乎

之學日有名閒有語予以永之所擬古樂府之善者遂
從永之盡求其所業而覲之而得其所謂雷鍾小稾每
讀之終篇未嘗不深讃其善蓋永之嘗受學於吾鄉之
名師其所本甚正故發之辭章無不可覲而其貌則卑
予其弗矜也且其年方向强於其業嗜進而不畫他日
人之稱永之者必曰金陵多文儒固宜有是則永之顧
不足以為吾黨重乎今吾黨之於永之何可靳也或者
以褊資諛見莫或師承昧焉剽摋於離群索居之際輒

傲然自滿而汔無以過人及其見夫長於已者則妬娟弗暇且妄摘其玼瑕焉其心之所存固異於吾黨已而惡可與言君子長者之道哉

九曲韻語序

詩自孔子删定為三百篇詩遂中絶迄秦無聞焉厥後五言七言始於漢歴魏晉宋齊梁陳隋而盛於唐江左之風至嬴宋季世而音調卑矣元興作者間起比年矣四方之士雷動響應其所歌詠下者齊盛唐高乃與漢

魏等偉乎其雄傑也唐本道氏之於詩在江左尤號專
而習者殆其時使之然哉予頃因論當世之詩嘗與君
子言方今天下車書混一學者講說先王之道究聖人
之旨趣以極性命之原六籍之精微藴奥廓然大顯而
義理之學明矣達辭者化聲律為宏深紀事者變駢驪
為典要雄詞法語惟簡古之為趨浮靡陋習掃蕩略盡
而文章之學粹矣篆籒之圓正合乎規隷楷之端方應
乎矩行草之流麗中乎節奏人擅所長各臻於妙千態

萬狀率不外乎法度所宜而字畫之學精矣其他諸學往往度越前代不獨詩也君子謂予知言本道氏之詩曰九曲韵語者既可稱道而其為人聰明博洽於數者之學又多能過人予言於是乎有徵故論次之以俟知者

王氏邮藟詩序

天之仁斯民至矣然或雨暘暵溢之不時於是乎有歉惡飢饉之厄曠析流離之難札瘥癘疫之苦凡所以拯

拯而安輯之者縣官事也及其有司奉承之弗逮而士大夫之博愛而好義者動其哀矜惻怛之念求夫良法美意古昔既効可宜於今者即其力之所至齊施並舉以紓為民上者之所隱憂使窮民之無告者獲生於瀕死之餘君子蓋與之今年春河北山東荆襄淮漢皆大飢疫死者大半餘民轉徙就食渡大江而南率先至建業建業閭閻細氓比比為沴氣薰染遘疾淫邪所傳勢張甚時大姓王氏豈巖甫盡焉于懷首作糜食餓殍為

郡中倡旣又闢大屋一區貯良藥其中劑之畀來告疾之人且日遣精謹而勤者數輩雜出訪病者隨命善醫四人分行胗療之或病家為特貧窶則悉具病家所用物給與惟亟所全活甚衆蒙其恩者甚至每食必祝王氏將傳之子孫不忘君子曰厚矣哉王氏之積也王氏自仁甫君輕財樂施急人之病五六十年間惠濟郡中者不可勝計郡之耆老閒往往能道其事今豈巖甫丞乃父之業益篤弗匱其積不旣厚矣乎古語有云活人

千者其後必大王氏固大矣後將有顯者焉遂相牽以其事紀載歌誦之著于編予惟王氏仁者夫仁者之心亦惟欲與夫世之齊民熙熙然同享有生之樂一無所答其力焉而已誠豈願其有一旦不幸困踣而因以見吾之德哉凡因民之遭罹凶菑而軫其力焉以恤之者殆仁者之不得已非仁者之心也諸君子樂道人之善於王氏無遺美已乃若王氏之心則非予不足以明之故為合諸君子之所述而冠以序引為世之博愛而好

義者勸且以明王氏之心

自然亭詩序

士君子生海㝢太平之日襲家世富貴之資而承聖賢詩書禮樂之緒此莫大之福天下之至樂人生之所深幸而不可必致者也東魯聖人之孫有賢公子曰肅夫氏自其尊府上元君居溧上山山之陽有田園第宅之盛而身沐治世之膏澤晏然怡然優游旁薄以自適於山水之趣故憂戚未嘗經其心貧賤患難勞苦未嘗涉

其體而其所享莫非自然之福而有自然之樂凡人生
之所深幸而不可必致者皆在焉彼終其生奔走於仰
事俯育之計弗獲而僅得者由肅夫視之何如也頃嘗
别墅於其家之西合山水之勝因名其亭以自然蓋將
黜智力去矯飭無所作為於性分之外而一任夫所得
於天者因寓其志於斯亭即亭之旁近嘗刈竹而植之
編花其上已而植竹復生枝葉茂暢蔚乎青青或者以
為肅夫孝友豈弟氣和之所感名至矣天故以是瑞彰

之此其自然之應而非偶然而然者肅夫之行大豐碩殆未可量也上元君以是竹之瑞喜而賦之書以賜肅夫於是上元君春秋八十矣士大夫以肅夫之賢皆翕然張侈其事且願其長有此樂安享是福於無窮也亦將為詩以頌禱之而刋之亭上咸以予為習于温柔敦厚之學而能達詩人之旨使為之序予讓不獲遂書其右而作詩者次第繫於左

江西鄉試小錄序

至正四年秋八月江西行省遵用詔書故事合所部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人大試而賔興之舉三歲之典也於是平章政事榮祿公揔其綱員外郎王公賛其畫禮聘搢紳先生於四方俾司考文之權敦請文行之士於群有司分任簾外之職供億掌領咸有主名是皆省檄所署而監其事者肅政廉訪副使任公也初省憲二府以五月癸卯大會於貢院考制稽禮徵財庀物即日命屬司之吏治隸闈修列署起廢弊補闕遺以復常規遣驛

騎之使旁走四出交於道路近者累驛遠者數千里以致聘幣未幾承軺之賔來趣其事者冠蓋相望先期而會八月甲戌二府復大會作樂以讌考官暨于列職自是官史有局莅事惟謹三試之日多士雲集肅然無譁九月辛丑拆名黎明榜出龍興路官屬導以鼓吹儀仗揭之省門之外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人合三十又一人貢額之外又二十五人焉右九而左十六也蓋三十又一者貢額之舊而二十又五則昉自今始宴勞既畢

省掾海君纂其實為小録刻之而使翩為之序夫鄉試之有小録常也何暇序論哉惟是舉省憲承詔之敬主司較藝之精有司共事之恪皆可稱讃故得人之盛足以軼前代之遐軌為後來之美談蓋有由矣而况被薦之士自是登名天府者固莫不煋然而寵榮即弗獲與對大廷亦且受命中書至于以遺材而録者皆得以補職儒校科目之行殆莫盛於今日可弗為之論著乎作

小録序

李謹之詩藁序

吾邦古稱江左文物都會往時薦紳士大夫經術才藝恒彬彬焉鄉黨閭學古之士欲成其業者咸翕然有所宗嚮比年來故老凋謝略盡於是天台丁先生仲容甫適居吾邦以詩歌為學者倡隱然名動江左凡一時之秀俊茍於詩有好焉者皆趍丁氏矣予交友之彥曰李謹之有籍于南臺歲久日以刀筆給事公卿貴人時因其閒暇從先生游行吟坐哦步驟先生律度未幾有能

詩聲又嘗捜羅先生平日所為詩歌會稡成帙毋慮千餘首長篇短什殆無逸遺懿乎其勤也蓋先生博洽善記平生之所學盡發為詩其用志不分四五十年之久遂能追鮑謝齊陰何而優入乎李杜之域幾所謂集前代作者所長而自成一家法者以故通郡中咸推遜其詩莫敢與之並謹之好之之篤也先生既没而謹之詩名驟起先生之傳將在謹之乎然予聞古之言詩者獨推古詩十九首為有三百篇遺意而謂晉宋以降諸人

之作氣格畢下無渾涵之風謹之誠能思其言則其詩又當不止乎是先生故居有雙檜亭今謹之自號其詩為檜亭漫游藁真不忘所自哉

松溪圖詩卷序

醫以濟人為急不規規於利以較其所得之寡多豐嗇者固已度越流俗遠甚若夫視人之疾猶已之疾自信其術而不可挽以利則非幾于道者不克爾也海寧之青山醫有姓韓氏者性質敦朴無所好自幼時絕酒肉

誦瞿曇之書以宗吾遠法師之學惟務力于桑稼以自養嘗遇異人授以盧扁之術試之輙驗凡人來求療病則為之處方俾求藥于市病家如法投之刻期而瘳與之錢則辭用其藥則取直如市賈間有不可療者則竟棄去雖啗以重賂弗顧貧而病者則與之良劑無難色或曰世之為百工技藝者皆資之以養生也取之以道不足以為泰今子所為則專務不取豈要譽者歟曰嘻吾居深山中耕而食蠶而衣蓋無取于人足以自給然

時以醫藥應人之求是吾之素志也吾期不負吾師而已奚暇他計哉予始聞而疑之今年春適家人瘍發于頸寢食俱廢亟迎其人視之曰無傷也吾為若製方用之旬日當良愈已而果然欲强酬之終不可得予然后喟然仰曰信哉斯人不可以利涴也憶嘗讀柳儀晉所著宋清傳以清居藥為市不責近報亟稱之然清之取利遠雖焚券千百不害其為富今韓之家無餘嬴乃能使人絶不可以利相涴其幾于道與否予不能知其殆

賢於清歟人以其家青山之溪濵溪上多長松類夫幽人隱者之所處故皆不斥其名字而即松溪號之予既使善畫者為作松溪之圖又述此以告於能詩者使賦焉而為之報

佩玉齋類藁卷八

佩玉齋類藁卷九

元 楊翮 撰

論

漢高祖論

有取天下之才者不若有取天下之資有取天下之資者不若有取天下之福嘗觀項籍之傳而見其拔山之力蓋世之氣發而為萬夫之勇以致夫戰勝攻取之能

未嘗不嘆其有取天下之才觀秦皇之紀而見其承強霸之餘業據殽函之至險握關輔之精兵以制諸侯而臨天下未嘗不嘆其有取天下之資及觀高帝之紀則未嘗不惜其無才憐其無資而多其有取天下之福也夫帝以匹夫崛起之勢其取天下之資不能如秦固已明矣至與楚戰則屢敗而屢却其取天下之才能如項籍乎非特不能如項籍其於張良蕭何參勃信布之徒亦且有不能及者然而借羣雄之所長與天下共逐終

能一四海之區而遺子孫之利者則其福也彼秦項能及之乎秦項無高祖之所有而高祖有秦項之所無則天下寧非漢之有耶當其鴻門之危滎陽之急高祖蓋亦幾不免矣其所以瀕於死而不死者是豈非以其福乎福之所集天命之所歸也高祖惟其有天命之歸也神明相之人心與之此秦之所以不能拒而項之所以不能殺歟若項籍者當秦之亡拔劒而起無尺土之地一民之臣秦雖異是而其先僻處西戎無以異于天下

之諸侯而帝王之真者乃廹其後此項之所以不能一
日得天位而秦之所以僅二世而亡也高祖之得天下
歷世久長與殷周並光武復繼而中興無秦項之一二
而過秦項之千百其為福亦厚矣是豈無故而然哉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古之得天下而能傳之數十世者蓋
必有非常之祥而常人之所無者是以獲享天下久長
之利而非後世之所及高祖之生也母媪嘗息於大澤
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雨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其

上遂有娠而產焉且其為人隆凖龍顔所居處率嘗有異及斬蛇大澤中則老嫗哭而言曰吾子為白帝子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然則高祖其龍歟宜其有九五之福而非秦項之所及也

項羽論

天下有可乘之勢適因其勢而乘之天下可襲而取故善取天下者乘其勢非乘其勢乘其機也蓋後世之所恃以取天下者惟氣與力耳苟即其力强氣盛之際一

舉而掩收其功則其事在我而況乎我與機適會人未及動而我先之時未及過而我遇之沛然其孰能禦哉論至於此吾未嘗不惜夫項羽之智有不及乎此也彼其合諸侯之師擁數萬之衆非無其力以蹶起之銳而加以屢勝之鋒非無其機然而大事已集而復隳天位可致而仍失者何哉論者皆曰忍而吝賞也虐而多殺也不仁而無義也剛愎而輕用其鋒也是豈足以盡其不得天下之失乎論者又曰斬宋義也疑范增也不殺

沛公也是亦不足以盡其不得天下之失也蓋羽之不得天下則以其有可乘之勢不能因其勢而乘之耳當其力方强氣方盛秦軍既阬函谷既入子嬰既降而咸陽之未屠也於是乎建大號登大寶號令諸侯自立為天子天下其誰敢拒之天下雖間有未定吾得以天子之名臨之矣惜乎有可乘之勢不能因而乘之也羽之心蓋以為抜山之力蓋世之氣可以常恃而久存海内之亂未艾則天下終吾之有遲遲而取固無害而不知

氣窮則竭力窮則衰而亂極則思定於亂極思定之際為之吾之氣與力不足用矣惟羽一失其機而沛公遂得以因其勢而奄有焉使天下後世皆得成敗立論不亦惜乎方羽之燒阿房收寳貨略婦女而東也韓生蓋嘗說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此蓋勸其即真之說也羽能聽之以正天子之名而建萬世之業則所處者尊所據者固沛公可得而奪之乎顧乃懐思東歸不用其計已而氣衰力竭天下非其有則

曰此天亡我嗚呼此豈天亡羽哉故夫取天下者貴乎因其勢而乘之不使其氣衰力竭而機不可為也光武太宗蓋能知之是以不待天下之定而已自立遂不為人之所先而莫大之利及於後世雖然此為豪傑進取之說耳若夫聖人之興王也則不然彼其百年而後興者非可與是同日語也

四皓論

士有卒然而立天下之大功者非負高世之重望不能

也功不可以遽立也而况乎非有大臣之位尊崇貴顯之權一旦而能格天子之私心以定國家之大計必其望之重者素有以厭服天下之心雖天子亦不能不為之聽耳此其人豈可以勢利拘哉漢高帝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如意呂后用張良計名四皓為太子客而太子之位遂定夫此四人者當秦之帝隱於山中高帝欲致之而不能者也太子侍宴而此四人乃從之高祖於其一見之頃則惟而問知其姓名則驚而喜當是之時蓋

已格其易太子之心矣故此四人者不勞聲色不費說辭而卒能回高祖於偏愛之時存太子於將廢之頃使其非有高世之重望章章乎其前而欲其立如是之大功亦已難矣當高祖病甚而愈欲易太子也以張良叔孫通之危言至論亦且屢諫而不從死爭而不聽而四人於此乃能從容片言使高祖之愛終不能奪太子之位終不能移其功不既多矣乎吾於是蓋有以知其有高世之望也及太子之位既定則皆翺翔引去而不可

留來不知其所從去不知其徃觀其所行是豈貪無耻而茍以徼賞之所為者是其高世之望何可量耶非特以其有高世之望而已彼其智慮深遠有他人之所不能及者焉方黥布反而高祖使太子將兵此正太子危急之秋也四人者乃說吕后使乘間為上泣而太子遂得不徃不然太子之勢去矣則太子之不易謂之非四人之功其可哉故所貴乎逸民者非貴乎徒隱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四人之立功又有以出乎柳下恵少連

之上者是豈特以其望乎當漢之興叔孫通欲定儀注魯有二生者名而不至吾甚惜之使二生於此能如四皓之徒幡然而起以成一代之禮樂而追隆古之制度則其功當不在於四人之下者惜乎二生之志不及乎此而四皓之名獨得為不徒隱者也

張良論

所貴乎智者非徒以其能用乎智而以其智之所見有以濟其智之所不及有人於此平常之時則將以智自

任及其智所不及而適遭其所窮尚烏得謂之智哉若夫大智則不然勢順則無所不可運事窮則無所不可通非其識量高遠有過人之見則其智之所能及者可為而其所不能及者必無以濟且夫能為於所能及而無以濟其所不能及者其為智亦小矣昔之論張良者見其深謀祕計凡所以輔助高祖破楚而興漢者皆以智稱之彼其智之所及固足多矣及天下既定太子有將廢之勢呂后使人刦良而謀之此蓋其智之所不能

及者豈惟他人之所不能及雖良亦固已難之故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然終能令太子請高祖之所不能致者四人時從入朝以為羽翼而太子之位遂賴以定嗚呼是乃張良之所以為智也易曰納約自牖又曰遇主于巷古之大臣所以格其君者不惟有以因其明而入之而又能求之以委曲之道蓋天下之所謂大智非其身自任之為難而能使人任之以濟吾之所不及者為難張良之事蓋若此矣良以智得名而太子將廢之勢已

兆於此而無策以定其位是其為智亦已甚窮惟其濟之者有其術則其所以為不可及也當此之時苟無四老人之力太子蓋幾不免於廢是何也高祖之愛既移而趙王奪嫡之漸以情而言終不以不肖子居愛子上其事亦已定矣特良之智有以知夫高祖之素所尚慕者有在是以四老人之力得以行於其間使他人以區區之小智而當是智所不及之時太子之位易矣可得而定哉高祖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

勃也高祖之心蓋以爲吾百歲之後有呂氏可以承之呂氏之權旣威必有變亂法制而非吾智力之所能及者獨能前知其將然是以區處略定遺其人以濟之雖亦謂之智可也嗚呼君子之欲用夫智者其必思所以濟夫智之所不及也哉

光武論

古蓋有因人之力而得天下而天下後世不及知者光武是也光武之興有冑裔之顯有征戰之捷有符瑞之

應豪傑與之天下歸之人皆以為漢之天下光武宜有之而不知光武之得天下則因乎更始之力也何也王莽之末天下困于新室之命而思漢之心正切更始於是乎奮然而起握先帝之璽綬承炎劉之正統天下雲合響應光武與其兄起於南陽亦附而從之以能下昆陽定陵郾奔尋邑降邳彤破邯鄲得立為蕭王蓋其立大功成大業者皆更始是賴及乎大功甫立大業甫成遂貳于更始而不就其徵且其時更始之于天下未有

失德而於光武亦非有他也雖殺伯昇若為過舉然既已臣之則生殺固在其手安得以是而為念哉前日事之今日背之君臣之義似有不然者當此之時更始之力猶足以殺光武然而不殺者則更始之仁也為光武者亦可以自愧矣及更始敗於長安又不聞有閔難奔走之事反欲伺其亂而乘之更始之號未去建武之元已易顧乃封之淮陽自以為德君臣之義何如耶昔者高祖蓋常因乎義帝矣及項羽放弒之則高祖親為發

喪兵皆縞素以擊楚之弑義帝者為名雖其心在於爭帝然其說亦足以藉口矣光武之於更始曾有是乎夫更始之末敗則名器固更始之有光武于此如之何貳之光武之貳於更始不必論特恠夫因其力而得天下而人不及知也當其與尋邑相持之際詐為宛下書稱其兵到而故墮之猶足以懾其氣而潰其兵則凡所以斬將搴旗攻城而略地者賴更始之力為多矣而謂之皆光武之智乎故愚嘗以為使赤眉不殺更始則光武

亦不得以無故廢之更始不廢則光武之天下誠未可必嗚呼此則天也非人力也

佩玉齋類藁卷九

佩玉齋類藁卷十

元　楊翮　撰

題跋

題湯氏存心堂詩卷後

木之至易生者莫如楊而黃楊則物之最難大者也觀湯氏之黃楊而知其家之培植遠矣頌其美者至比之槐堂杏林而無愧豈不以其世澤之長耶不然則梗楠

豫章之產於深山窮谷其崇干霄其絜百圍者不少也皆足貴乎君子之於湯氏誠貴其能愛先世之物爾夫物出於先世而能愛之此黃楊之所以大也今而七世同居而猶未艾是其存心之仁又非獨止於愛物矣使湯氏之子孫長存是心則黃楊之大雖百圍干霄無難者若夫以荆樹之花而驗之則物理之榮悴亦易已可不慎哉

題積善堂記後

予因臨海陳子臨氏而識上虞徐季章季章之先府君竹西翁則子臨之舅也予與子臨雅厚善以故得交季章而知其為人甚詳其視夫古所稱君子長者蓋不多讓予嘗疑其家所受之澤必有自來及讀春官泰氏重書巴西鄧先生為其祖撰積善堂記然後知徐氏之積遠矣夫土益積而日厚水益積而日深今而後季章之積誠不可以已也雖然積貴乎善苟其念一之不審則殆有不勝其可畏者是以君子常驗夫人之所積而必

其後世殃慶彼積之不審而益積者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題富察仲敏字辭後

字辭一首并序昔翺先君子爲富察仲敏氏作也後十餘年仲敏復來昇翺遇之於逯彥恒氏而問之仲敏愀然曰曩者世之大賢君子先生長者爲予之字而以文發其義者皆合爲一卷日在維揚時一友人假觀於予適民居不戒于火友人之室廬在延燎中卷因燬焉予

念之不忘常往來于懷今不可見矣將復尋其文而藏之先大夫之文當在遺稾予其為我書之也翮閨之火之象為文明且炎上之義也仲敏之字託諸當世名筆而火實烈之仲敏殆將光顯乎其發也必以文明其徵在玆矣遂再拜敬書先君子所著辭復識其後

樂詞

金谿縣孝女廟樂詞

有元至正元年撫州路金谿縣新作二孝女廟成按二

孝女姓葛氏在唐寶歷間以官責其父祐獻練白金事不勝暴酷皆發恚投冶中焚死父因獲免并其邑除坑冶之害以迄于今是宜血食其土矣國子博士吳君師道既文之石而祀神之詩闕焉上元楊翩撰為樂詞三章俾金谿之民歲時謌之以祠孝女其辭曰

靈之來兮雨旗張導旌幢兮鏘琳琅繽晻曖兮相頡頏

並輜軿兮歸故鄉歸故鄉兮民所望昭肸蠁兮忽洋洋

庭燎輝兮夜未央椒蘭發兮欝芬芳民報祀兮弗敢忘

心屏營兮咸肅將靈格思兮民樂康

靈之留兮澹容與雲凝凝兮翳堂宇瓊筵陳兮合簫鼓列尊罍兮酌清酤牲肥腯兮承雕俎女巫進兮傞屢舞誦神德兮詞頌舉孰捐軀兮悟時主齊英英兮惟孝女繼茲今兮饗終古靈醉飽兮民樂胥

靈之去兮將安之儼欲旋兮焱上馳互招摇兮爛祈祈遵雲路兮眷威遲金有賦兮地不遺竭貲產兮民力罷我邑井兮咸熙熙賴神惠兮獨弗罹千萬禩兮神是稽

薦蘋藻兮荅神釐靈逌遊兮民聿思

啟

田蘇伊舉啟

離市駿之臺盆厭道塗之塵土迓屠羊之肆俄驚蔺牘之雲烟其文燦然為禮厚矣切念某初無竒氣徒有壯心技能自信於穿楊科第欲擬於拾芥豈期拂運弗遂良圖月窟雲深竟莫攀於仙桂河源浪急終難汎于靈槎始由蔭補以入官再以驅馳而為役殊非雅志實愧

清流方服汗馬之勞遄遘集烏之禍自初從辟進退已
逮于八年爰及赴銓往返殆幾於十月自憐蓬轉敢附
棘栖蓋聞予季之言過辱斯文之誼造先人之墓下詩
聯輝賁於林瑩題伯氏之壁間墨妙淋漓於竹石方圖
求益乃沐鳴謙叙契闊於踵門道勤拳於衘袖茲蓋伏
遇某人鍾材懋碩蓄德弘深表章循吏之成規究心羣
史推衍先賢之微義篤志四詩遥遥牒譜之華侃侃源
流之正為周司彪譏刺不貫於暴公在宋元豐文章實

亞於歐子欒成後裔今見斯人金陵名邦有來此客雖
牢落千里之外行李蕭然然遨遊諸公之間名稱藉甚
鶚薦行飛於芻府皋比空擁於鱣堂尚挹交情可覘遠
業其衷懷感激謝幅稽遲深慚匪報以瓊瑤永為好也
儻獲飽聆於珠玉不亦說乎

箴

昜齋箴

惟東原之士曰劉珪彥琬克紹家緒篤嗜文學乾乾不

息期登於成侍其尊父寓官姑孰爰曁帶韋衣布之倫以及華族之胄齊民之英合志同心講貫黌宇之内髦俊如林佩衿如雲齊魯吳楚之産于是大集朋徒臻臻日切月劘一之以敬誠濟之以勤恪文彩交賁聲譽旁達又即私庭理精舍表名以朂由警寓戒蓋將近以策踐履之所不逮匡克治之所未加遠以希跡前循尚友先哲躋賢聖之登宏玆可謂不苟且以狥已能奮厲以自程者已世之學者何以加玆上元楊翩式嘉厥心箴

以告焉其辭曰

聖兮猶天不可階升顏氏希焉欲罷不能由師孔尼附
攀以興君子之道厥武可續實惟我徒形氣有梏剡無
資承寧弗自易知之匪艱行之為難雋敏桓桓如騰飛
翰巽懦偷孱或怠而安一時之般終焉永嘆辟彼六車
任載夷砥堅良前驅疾甚如水輪蹄弊羸詎克方軌御
策匪加積遠千里藝學之方疇茲二理曷哉我朋時不
可失孰存孰遵強志勉力人百己千人十己百我德靡

崇進希其極我業未精修底其績毋荒以嬉毋墮以逸
日知所亡月省其得勗乃有功劾為之則女其不然曷
焉有立互贊更督交友之職勗哉我朋自勗者克矢之
弗諼閫奥優入庶幾終譽有引無斁諟人作箴式用規
益

八徵耄念之寶

佩玉齋類藁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何彤